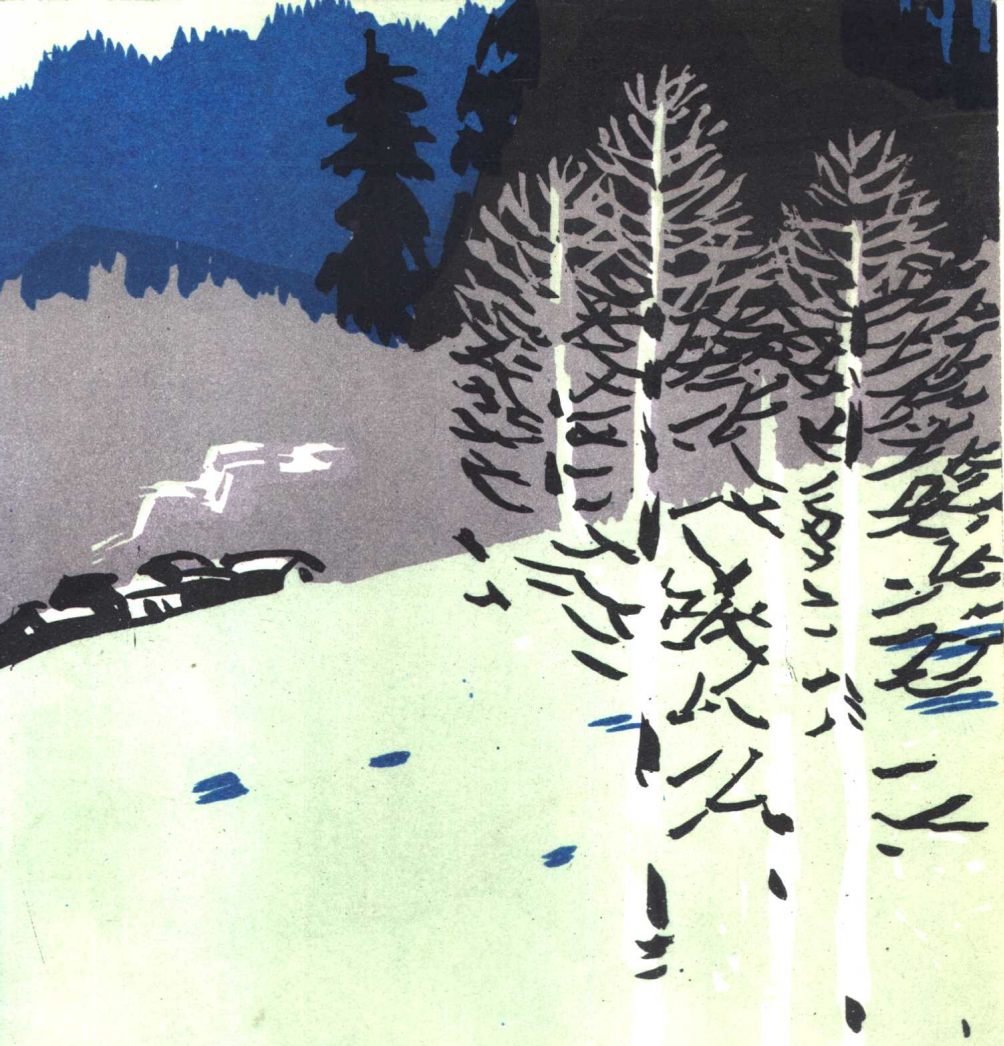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只有我还活着

马云鹏 著

I267.1

37



2 034 3883 2

只有我还活着

马云鹏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只有我还活着

马云鹏
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永安路10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丰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80千字

1986年8月第一版 1986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—7,400册

统一书号: 7263·043 定价: 1.50元

我要叙述的这个故事是一部历史传奇。故事中涉及到的各类人物都已死去，现在能给那段历史作见证的唯有我了。“我”是故事里的主人公。

我如实地描写当时的情景，尽量作到有头有尾，把事情说得清楚，使青少年人人都能读得懂。当然我也避免罗嗦，不说废话，即使做不到“以情节取胜”，起码也不至于成了读者的催眠剂。至于写这部书的目的是什么，等读者把它读完自然就会明白。

以上算是开场白。下边书归正传。

第一章

昨晚后半夜，屯里好象出了什么事，街上有脚步声，狗也咬得厉害。我醒了，跟爸爸说话，没有回应，伸手一摸，被窝是空的，爸爸出去了。

早晨，直到我做好了饭，爸爸才从外边回来。吃饭的时候我问：

“夜里你上哪儿去啦？就丢下我一个人在家，别提我有多害怕了。”

爸爸不说话。

他好象有很多心事似的，只喝了一碗苞米粥，就坐到炕沿边上默默地抽起烟来。他每抽一口，烟锅里便发出嘶啦嘶啦的声音，从嘴里吐出来的白色烟雾在他脸前和头上萦绕。

我收拾完碗筷，忍不住又问：

“爸爸，你是啥时候出去的？我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？”

他把一条腿盘到炕沿上，烟锅对准鞋鞅跟上的钉钉，卡卡地磕两下，又伸进烟口袋里剜了一锅，从墙上拿下火绳，点着，这才慢慢地说：

“小孩子，打听那么多干什么？知道多了没有好处。”

我不再问了。

由于沉默，屋里显得很静，只有外面的寒风把窗户吹得沙沙发响，过了一会，我忽然想起今天是正月十五，是妈妈去世

的日子。

“爸爸，咱给妈妈祭坟去吧。”我央求地说，“过年的时候咱都没给妈妈烧张纸，今儿个是她的五周年，这回该上坟去了。去吧！嗯？”

他还是不言语，又闭上眼睛，卜卜地吸着烟。

唉，爸爸的脾气可真怪：不爱说话，时常一个人呆坐着想心思；为人倒还正直，只是有点火暴；不论什么事，他对别人总是商商量量，要是对我，那就是他自己说了算。如果我对他反驳，第一句没有什么，第二句就瞪眼，到了第三句就兴许给我一巴掌。不过我也学乖了，非到必要尽量不跟他犟嘴。

人说近几年爸爸的脾气有很大变化，那么他过去是什么样的脾气呢？我可一点也不知道。幼儿时期的记忆都模糊不清了。

据说爸爸的木活手艺和勤劳精神，是从爷爷那里继承来的，干木匠这一行是祖传。他大号叫关福禄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见了面都喊他“关木匠”。他的活计多半是在冬天开始，被人请到家里，在堂屋放上一条长长的板凳，灶坑旁升起一堆柴火，火上架着熬鳔胶的罐子，周围还立着需要烤直的木板。他那叮叮当当的斧凿声和刷刷的推刨子声，在大街上都能听得见，给人一种红火兴旺的感觉。

然而好景不长。在我十岁那年，日本鬼子打来了，三林屯顿时一片慌乱，男女老少都争相往屯后大沟里跑。鬼子兵的马队首先进了屯子，满街都响着铁蹄夸夸的声音。他们把小钢炮架到小学校的操场上，吭吭地往屯后大沟里楔。一颗炮弹在妈妈近旁的乱石堆上爆炸，妈妈躺在血泊里了。……

发送了妈妈之后，爸爸把我寄养在姨妈家。他跑到一个矿山去做工。姨妈没有养男孩，跟前只有一个闺女，乳名叫小

凤，比我大四岁，今年十九了。姨妈待我跟亲儿子一样。去年，爸爸从矿山回来了，从那以后我就成了他的帮手，有时还跟他一块拉拉大锯。我跟爸爸的缝缝补补，仍然由后院的姨妈和小凤姐姐帮忙。……我对日本鬼子的仇恨，对姨妈和小凤姐姐的恩德，永远都不会忘记。

“你给不给妈妈上坟啦？”我又问爸爸。

有啥办法呢？他还是闷声不响，只顾低着脑袋吸烟。

为了不惹他翻脸，我只好自己去了。我把一碗大楂子饭用破手巾包起来，带上一双筷子，又从炕席底下翻出几张揉皱了的黄裱纸，对爸爸说：

“我独个去乱葬岗子了。”

我戴好了破毡帽，套上猫皮耳包，一直到出了屋门，爸爸才在屋里慢声地叮咛了一句：

“烧完了纸快回来，可不要在外边野跑。”

“嗯哪。”我答应了一声，随手带上屋门。

我家的房子是临街的，很浅的小院子，三步两步就上路了。我本应该往西走，可不知为啥，无意中却往东边瞥了一眼。这一瞥不打紧，我猛地愣住了：路北，挨着院墙的那个草垛下边，站着一个姑娘，她粉红色的小棉袄看去很是扎眼，围在脖颈上的那条葱绿色的洋布围巾也非常鲜艳。啊，那不是小凤姐姐嘛？她好象正在跟谁说悄悄话。我往路旁错开两步，换个角度再仔细望去，原来，被小凤姐姐挡着的那个人是大成。很显然，大成是怕人看见，所以才缩着身子藏在草垛缝里。

大成哥哥是外乡人，搬到三林屯有五年多。听说他父亲过去给地主扛长活，因为受不了虐待，跟东家闹翻了——大约不是放了火，便是杀了人，反正是闯了大祸，不然就不会带着

老婆孩子背井离乡地跑到这儿来。他们在屯里租了几亩地，男人侍弄青菜，农忙时节再给人家打几个短工；女人养鸡喂猪，到秋后再拣点果实，这样一家人凑合着也算糊住口了。他们待人都很诚恳，厚道，心直坦率，特别是大成哥哥，穷日子反倒过得挺愉快，整天是乐呵呵的，那副无忧无虑的样子，挺招人喜欢。

逃反那年，大成才十六岁，正好跟我现在的岁数一样大。他父亲被日本鬼子拿刺刀捅死了。死得惨，殓葬时也很可怜，只拿张破席子卷巴卷巴就埋了。失去了一家之主，这个家庭就象塌了天，大成母亲伏在坟堆上哭得死去活来。开始大成哥哥也哭得痛心，后来就擦干眼泪，咬紧了牙关，攥紧拳头，心里在发狠地想着什么。

这以后，娘儿俩相依为命，日子过得也越来越艰难了。

大成跟他母亲也住在后院，两间陈陋的厢房是跟人家赁来的。由于生活在一个院里，走一个大门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彼此又都摸清了根底，渐渐地，小凤姐姐跟大成哥哥就偷偷地好上了。记得去年初夏的一个傍晚，大成的妈妈破例地拐着小脚来到我家。嗫嚅了好半天才道出她的心思，原来是想托爸爸为大成和小凤做媒。爸爸满口答应，第二天一早就找了大姨父。未曾想，大姨父还没有听完就跳起脚来，狠命地将爸爸数落了一通。姨妈倒没有说什么，似乎不怎么反对这桩亲事，可她做不了主。咳，最叫人伤心和脸上过不去的，是当天夜里大姨夫居然关起门来把小凤姐姐拷打了一顿。这一来，原先的睦邻一下子变得疏远了，两家的老人碰了面连眼皮都不抬，瞅着脚面走路。

不过，小凤姐姐并没有因此而跟大成哥哥断了来往。这种事情也非常微妙，越是受到限制和阻挠，两个人就越加亲

近，如同糯米打糕，越摔越筋道，越粘糊。我知道，他们一得机会就往一块凑，常在屯后的大沟里或屯南庄稼地里幽会，表面上装作打柴和挖野菜。有几回还是我给他们传的话呢！冬天出不去，青纱帐也撂倒了，心眼灵活的小凤姐姐，便利用到外边抱柴禾的机会跟大成哥哥见面。

我总在想：两个人情投意合，又挺般配，不是满好吗？为啥不叫他们成家？大姨夫是怎么想的呢？

现在，小凤姐姐跟大成哥哥谈得正起劲，我可不能惊动他们，赶快走吧。

往年的今天，在我们三林屯，简直是个最快活的日子：耍龙灯、高跷会、蹦蹦戏，走了这伙来那帮，到处是锣鼓喧天，喜气洋洋。最得意，最有兴趣的还是我们这群孩子们，扁着脑袋往人缝里挤，看得发傻发呆，都顾不得回家吃饭了。于今呢？街上没有一个人，死气沉沉，满目凄凉；到处是被鬼子烧毁和拆毁的房子，到处堆着碎石瓦块和烧焦的檩木。有许多遭难的人家，没有力量重建房屋，只好在山根或倒塌的房角处搭一个草棚住宿，用秫秸扎的窗户棧上，挂着补钉擦补钉的破褂子遮挡风雪。

我身上穿的很单薄，冷得直打哆嗦。严酷的冬天，象日本鬼子一样的折磨人！

拐过西山嘴，我踏上了一条蜿蜒狭窄的雪路，走进乱葬岗子。这里更是一片死寂。雪路上没有脚印，看样子人们都不来上坟了。我找到妈妈的坟丘，把墓前的积雪用手扒了扒，摆上供品，点着黄裱纸，跪到地上磕头。可怜的妈妈，你本来活得好好的，就是日本鬼子惨无人道，拿炮弹把你给炸死了，妈妈……我心里一阵酸楚，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。

有很多被日本鬼子杀戮的乡亲，因为没有自家的坟地，也

跟妈妈一样埋在这里了。我也为他们哭泣。

风在山谷里呼呼地吼着，掀起坟丘上的浮雪，把几棵孤立的柞树吹得沙沙作响。我抬起头，望着南边的田野，它象穿了孝袍一样，一片白茫茫；靠近柳河大道旁的那棵老柳树，在寒风中颤抖着枯得发黑的树枝。几只乌鸦从那里飞来，在我头上嘎嘎地叫了两声，就落到那个被狼和野狗扒开的坟上。它们仰着头，凝然不动地呆了一会，然后就用尖嘴叨啄起来，发出一阵嘣嘣的声音。这时候我才发现，周围的雪地里有很多黑的白的狼粪，我的心马上抖动了一下，脑袋苏苏地直胀。不行，得赶紧离开这里！我把那碗冻凝成一块的大楂子饭倒在坟头上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妈妈，你放心吧！我和爸爸过得还算可以，虽说这两年日本鬼子一直闹得挺凶，可没把我们爷俩怎么样。好，我走啦。”

我回转身，匆忙地出了乱葬岗子。

天真冷啊！我把碗夹在腋下，耸着肩，一边跺着脚走，一边用两手擦着木麻的脸。我刚拐上大道，突然从西边传来一阵粗野的嚷叫声。扭头一看，那边来了一队人。他们勉强地，痛苦地走着。有人踉踉跄跄地向前移动，跌倒了，用两手撑着地面，艰难地爬起来，再往前走。七八个骑着大洋马的日本鬼子，气势汹汹地夹在路的两旁，大声嚎叫着，不时地用皮鞭抽打那些艰难行路的人们。我慌忙地跳进路旁的壕沟，蹲在雪窝里，只露出脑袋，一声不响地瞧着。他们缓缓地从我眼前走过。我完全看清他们了，都是些庄稼人，衣服破烂不堪，有的还露着肉，在衣服破口的边上凝结着殷红的血斑。每个人都由于寒冷和恐惧而瑟瑟发抖，脸孔显得异常苍白，眈眈进去的眼睛闪射着痛苦和愤怒的亮光。

他们过去了，我也上了路，远远地跟在后边。

住在西山嘴半腰上的两户人家，从门缝中伸出两个脑袋，向路上窥望。走在队伍后边的一个人，拚着力气向那两人喊道：

“乡亲们哪！我们是抓去到柏山做劳工的，柏山，是柏山……有心的，行行好，给我家捎个信，叫家里人去柏山捡几根骨头回来，这样，我到了阴曹地府，也就塌心了。我家住在……”

鬼子的枪托猛地打到他头上，他身子弯曲，晃了晃，无力地倒下了。旁边的一个人急忙把他扶起来。他脑袋低垂，脸孔青得吓人。嘴角旁流着一道发黑的鲜血。他困难地睁开眼睛，怒视着鬼子，上牙齿咬着下嘴唇，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。看样子他也活不了多久了。

在最近几年，也就是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土地上落稳脚之后，他们就开始了大肆掠夺，成立各种“株式会社”，所谓开发满洲资源。他们每年都要用武力逼迫很多中国人去做劳工，无代价地服苦役，直到榨干血汗为止。做劳工的多部分有去无回，家里的人连他们死在什么地方都不可能知道。打去年入冬以来，象这样的队伍已经在这里路过好几次了。据说他们的路途还很遥远，大约还需要走上五、六天，还得越过堆满积雪，起伏不平的辽南丘陵地带，得顶着暴风雪穿过一望无际、杳无人烟的草甸子。行路的艰难、饥饿，以及鬼子兵的折磨，会使许多人陆续地倒下去；等队伍走远，其尸体就被饿狼分食了。

毫无疑问，现在被驱赶的这些人们，心里都很清楚，每挪一步，都是在向死亡走近。

他们走过西山嘴，沿着拐弯的柳河转向了南边的大道。忽然间，一声清脆的枪响，紧接着是一片震撼天地的呐喊，如

同旋风一样，从山脚背阴处忽拉拉窜出一队人马，直向大道冲去。我惶惶地又跳进沟里，伏在沟沿上瞧这一伙人马。他们有的穿着青衣，头缠纂布，挥舞着大片刀，喊着森人的杀声，向鬼子砍去。有的穿着普通庄稼人的衣服，拿着火枪，瞄着逃跑的鬼子。那枪声象敲铁桶一样噔、噔地响，枪口上连烟带火一块往外冒。枪口虽是对着鬼子，可鬼子还照样的逃跑。最后还是那些拿大刀的去追上去，把鬼子一个个砍倒了。别提有多解气，有多解恨啦！我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：“好哇！杀得好哇！”

这时，就见一个滚下马来来的鬼子，慌不择路，从我身旁越过壕沟，想往山谷里逃匿。我不知道哪儿来的一股勇气，挺直了身子，“嗖”地一下，将白磁大碗撇了出去，不偏不斜，正好打在鬼子的脸上。他“嗷”地一声惨叫，一头撞进深雪里，屁股撅得老高。他老半天也没有动弹一下，肯定是捂死了。

这些神秘的人，动作真叫迅速，打得鬼子措手不及，战斗很快结束了。

人们聚集在大道上。一个面色黝黑，长着几颗浅麻子的大汉子，从人群里走出来，站在路边的一棵枯树下，声音洪亮地喊道：“乡亲们，亡国奴当不得，跟我们起来干吧！怎么样？有没有胆量？大伙抱起团来，跟日本鬼子干到底，拚了！……”

有人领头喊起了口号，肃穆的人群，顿时沸腾起来，举起了拳头，举起了枪，举起了帽子，同声疾呼：

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——”

“打倒伪满洲国——”

喊声一落，那个大汉子紧接着又讲下去。他的话说得很快，声音急促，说话间还不断地向周围张望，显出警觉的样子。

他说：

“不要光顾及家里的老小，你们现在就是回到家里，也不会过上安生日子，说不定几天还得让鬼子抓了劳工……”

“伙计！”人丛中突然飞起一个声音，问道，“你们是哪个军头的？从哪儿来？到哪儿去？”

“这个先不跟你们说，反正是抗日吧！”大汉子干脆利索，手在头上一挥，“不愿意当亡国奴的，跟我们走！”

人群里骚动了，纷纷地议论起来，过了一会儿，似乎是取得了一致意见，一个个主动地背起了缴获的枪枝，拉着牲口的缰绳，随同那伙人一块往北去了。

我爬上了大道，心情激动地望着那支渐渐远去的队伍。他们沿着峡谷登上了山岗，慢慢地隐没到松林中了。

大道上凄冷萧瑟，肚腹突鼓的洋马，安静地躺在沟里，鬼子的尸体横卧在路上，旋扬着雪尘的寒风，不停地刮着。

我又眺望北边那一脉苍郁的松林，心中跟泛了潮似地久久不能平静；那是些什么人呢？他们不是纯粹的马队，有骡子，甚至还有人骑了一匹大叫驴。看他们的打扮，象是大刀会的，可是大刀会是不用枪的呀，而且他们早已经垮了，这一年来根本就没有听到他们还有什么活动。那么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呢？

我带着这解不开的疑虑，怅然而返。路过小学校，有人把我拦住，打听西山嘴出了什么事。我把刚才看到的情景，一五一十地讲述了一遍。人越聚越多，以我为轴，围了一圈儿。我不得不在他们的一再催问下，一再地重复着我前边说过的话。一时间，人们互相争论起来，对那伙神秘的人，各有各的说法。有的说一定是大刀会又兴起来了；有的说是抗日联军，是从长白山下来的；有的说是刚凑起来的，还没有军名。其说不一，

但谁也没有多大把握，全是干磨嘴皮子，白费唾沫。我不感兴趣，甩开胳膊走了。

绕过了小学校的院墙角，冷不丁有人从侧后喊了一声：“喜子！”

我扭头一看，是地主沈洪山的老闺女——秀婉。这小妖精，吓了我一跳。

“我等你老半天了。”她微笑地说。

“等我干啥？”我板着冷淡的面孔。

她倒不介意，也不作答，只把目光落到我手上，怜惜地连着“啧啧”两声，完后说：

“瞧你的手冻得黑紫黑紫的，都皴成啥样子了？”

我本是抄着手的，可棉袄袖口太瘦，勉强地只能插进几个指头，露在外边的手背的确冻得跟小猫抓了似地难受。她毫不犹豫地摘下自己的手闷子，塞到我的怀里。

“不要。”我很不客气，将手闷子抖落到地上。

秀婉俯身拾起来，摔打几下，又声音和悦的说：

“你戴上试试，可暖和咧！……”

秀婉跟我同岁。我们一块儿小学毕业。上四年级那年，一度分到一个桌上，坐位挨着坐位。她有时调皮，不好好听课，故意拿腿挤我。我不便声张，无奈，想了个办法，用一把米达尺子在我俩的腿中间上下划动。她时常用温情、爱慕的眼光瞅我，使我感到紧张、为难、羞涩。她对我贫寒的家境深表同情，慷慨济急，曾替我缴纳过学费，还出钱给我买石板和各种练习簿子。她经常往我手里塞好吃的，什么白面卷子、杠头火烧，以及樱桃、鸭梨等应时的鲜果。她家后山坡上有个果园，看园的老姜头眼尖腿勤，铁面无情，是个忠于职守的奴仆。有他在，谁也甭想要小聪明到园里找便宜。不过什么事情也

都有个例外。那日黄昏，一场秋雨过后，在苍茫暮色的掩护下我就溜了进去。说来也是相当害怕呀，我跟夜间潜入人家厨房里寻食的猫一样，惟恐闹出声来，小心翼翼。真没有出息，苹果的清香，使我的馋涎都快流出来了。我摘下一个苹果，咔崩地咬了一口。妈的，声音很响。

不好了，有人拿指头在我后腰眼上捅了一下。我全身一颤，停止了咀嚼。到底还是被老姜头逮住了。我心中急剧地想：跑，还是不跑？

正在我犹豫的当儿，身后传出咯咯的笑声。咳，原来是秀婉，闹了一场虚惊。她二话没说，立刻又摘了一些苹果。我也不推让，脱下身上的小褂，把这些苹果兜了起来。我们一块儿出了果园。走着走着，秀婉突然“哎哟”一声，随即坐到地上，哭哭唧唧地说她脚脖子崴了。没有办法，我只好扶起她来，让她架着我的肩膀，慢慢地顺着坡路往山下挪蹭。好在天已经黑了，不会有人看见我们，因此，尽管秀婉象贴饼子一样死死地糊住我的身子，甚至连下巴也搭到了我的肩头上，我也没有什么顾虑。若是在白天可不行，男的女的摸到一块儿象什么样子？当时，我只是一个心眼想使她减少痛苦，能够平安地把她送回家去。起初她轻轻地呻吟，之后许是脚痛得不厉害了，就又调起皮来，嘖嘖地往我脖颈上吹气。

我说：“别闹，好好走路。”

她说：“我走不动。”

我说：“走不动也得走，快到家了。”

她深深地叹息一声：“唉……”

村中各家开始点灯了。望一望山下的灯火，再看脚前，就显得越加黑暗。我谨慎地移动着脚步，生怕一不小心再把秀婉摔倒。快要到她家的房后了，我担心被人发觉，想跟她商量

是否可以一个人拄着木棍回家。可是还没等我开口，她便伸过嘴来，够着我的耳朵说：

“喜子，等长大了，你就把我娶了吧！”

“啥呀？”

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正当我愣怔的一霎间，秀婉拔腿跑去了。她根本没有崴脚。

我心中很不是滋味，一个黄毛丫头，竟然会想到这种事，会说出这种话来，真不害臊。虽然我也懂得男人终究是要跟女人成亲一块儿过日子的，可我从来还没有想到以后应该娶谁做媳妇。足见女人的心眼比男人的多。我承认我是个傻小子，女人越要跟我拉近乎，我就越是觉得别扭，心烦意乱。当然，要说秀婉这姑娘，倒也不使人讨厌：鸭蛋型的脸，一笑俩酒窝，水灵灵的一双眼睛，能传神、会说话；不泼不野，也不忸怩，性格开朗爽快，心地也善良。掏心里话，我还是喜欢她的。可是，我们毕竟才十六岁呀，小小的年纪，怎么好去考虑那种大人的事情呢？再者，她是有钱人家的小姐，我是穷木匠的儿子，虽说我们都是满族，可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，是根本不可能搭亲的。男女婚配得讲究门当户对，这是天经地义的老规矩。

自那以后，我有意和秀婉疏远，绝不主动跟她见面。可是秀婉却一如既往、费尽脑汁地想法同我接近。她发愁找不到机会，打去冬开始，索性就不惜牺牲自己的时间和精力，在暗地里注意我的行动。真拿她没有办法。

这会儿，我发现秀婉的脸蛋冻得发紫，很显然，她在这里等候好半天了。她问：

“西山嘴打仗那会儿，你在哪儿啦？”

“我在路上。”

“你看见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说说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没啥说的，就是一伙人，把鬼子抓的那些劳工给救了。”

“你知道吗？”秀婉左右看了看，神秘地小声说，“那伙人晚上来我家了，有十几口子，在我家吃的饭。”

我感到惊讶。怪不得半夜里狗咬呢，原来那些神秘的人早就潜伏到屯里来了。这说明他们对鬼子抓劳工的行动和劳工路过这里的时间，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

“我再告诉你一件事，可不能嘞嘞出去。”秀婉脸上忽然罩上了阴云，气忿地说。“他们吃大户不算，还要抓我爸爸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说我爸爸给日本人干事。其实他早就不干了。”

“把你爸爸带走啦？”

“没抓着，我爸爸不在家。”

秀婉的父亲曾当过维持会长，是年前辞掉的。据传，他两头害怕，既怕日本鬼子说他“良心坏了大大的”，又怕抗日的组织把他当汉奸锄掉。屯中他是不敢呆了，听说他去了土城子，藏在他女婿家里。

“他们是什么军头？”我问。

“没听他们说过。”秀婉摇摇头。

我想走，秀婉在我棉袄袖子上揪了一下，说：

“喜子，我上你家去吧。”

“上我家干啥？”

“唠咯呗。”

“我家连墙皮上都挂冰了，贼冷。你还是回你家去吧。”

我怕秀婉纠缠，撒腿跑去了。